

南濠詩話

談

藝

錄

夢蕉詩話

詩

談



夢
蕉
詩
話

游
潛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南 濠 詩 話（及其他三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一 九 九 一 年 北 京 第 一 版

開 本：七 八 七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二 十 二 分 之 一

統 一 書 號：ISBN 7—101—00894—1/K·367

夢蕉詩話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夢蕉詩話

明 豐城游 潛用之著

孟東野泛黃河詩云。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大抵唐宋以前。談河源者。率據張鷟之說。以爲發于崑崙。云爾。嘗考元書。至元十七年。世祖欲以西北諸部落。悉規置城府。以達京師。命臣都實特究河源所出。是歲庚辰四月。自河州甯河驛起程。由殺馬關。凡四閱月。歷涉六七千里。抵焉。按其圖說。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前復七八十里。淖溺不勝人跡。據高遠。燦若列星。名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是爲河之源矣。羣流奔湊。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乃東流爲赤賓河。下與赤里出水合。至葱蘭與也里水合。而河之流寔大。始謂之黃河。猶清淺可涉也。由是而欲脫可扈。岐裂九股。名也孫斬納。譯言九渡水者。尋復合一。飛流駛濁。混混千里。南北兩山。峽束河道。其中廣不及里。而深叵測之。既去九股水。約二千餘里。爲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思塔者。爲崑崙山也。河行山南。歷數百里。至閼卽閼提。又數百里。爲哈刺別里赤兒。乃復西南與納鄰哈刺水合。又南與乞兒馬出水合。北流轉西。迴抱崑崙。徑北少東。而尋復北焉。次貴德州。地名赤里。次積石州。次安鄉關。次打羅坑。再合洮水。次蘭州。過北卜渡。次鳴沙州。過應吉里。正東行爲甯夏府。復東南行爲東勝州。其所隸蓋大同地方也。夫自發源東北流至崑崙。約三千七百餘里。過崑崙而東南。又約五千四百餘里。乃入中

國道雍豫徐以底于海。世言河流九折。今考之一爲乞兒馬。出一爲必赤里。其又七則爲禹貢職方之所道也。其源流大略如此。漢之張騫雖曰銜使絕域。所可到者大宛。月支諸國而已。逾此要非漢命可達。傳聞臆說。作經萬世。至謂其流上與天河相通。并有織女機石持歸之說。何其誕漫不經之甚耶。他如舊史所稱。河有二源。一出于閼。一出葱嶺。今直以洸水乃自南來。其說不辨而破。山經有曰。敷薨之水。注于泲。譯出崑崙東北。水經又以河水出于崑崙。經十餘國。乃達泲澤。而西域志與釋氏諸書言殊稱異。終亦莫可憑究。豈其紀載之家。皆非得於履歷之實。元時都實者。本以女真蒲察氏爲中國經理。其于源流諸路。固其舊穴故地。歷之如履房園。宜其知之無不詳。而探之無不盡也。

李義山詩云。雲母屏風燭影深。銀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此作後二句。因事出意。誠爲絕唱。楊道孚極愛賞之。然惟窮理君子於所謂嫦娥者。亦不當不辨。按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稱日。常儀稱月。儀字音娥也。按周官志注云。儀我二字。古皆音娥。毛詩菁莪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句。柏舟章以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句。若太元又以各遵其儀。與不偏不頗句叶。漢碑凡藝莪皆作藝娥字。反覆參論。則知常儀之儀字。本音作娥。後世因音之同。又以月爲太陰。女象也。沿此于二字各加以女傍。遂呼爲嫦娥。其說始于劉安怪誕之書。成于許慎附會之注。至張衡作靈憲論。轉相引證。隋唐以後。騷人墨客。類多借串托意。而羿妻奔月之惑。竟莫解矣。於乎。何其謬也哉。

蔡持正謫居安州。卽景詩云。睡起茫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拊撫者曰。不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朱或父師廣南遊。蒞潤詩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子空簪鳳尾花。契勸者云。是時哲宗皇帝大祥矣。豈孤臣正泣時耶。皆以怨望蒙罪。善滑稽者。因謂諷口可畏如此。使人笑不得哭不得也。予亦因有慨焉。予性最不肖。每自稱稱於人。皆曰不肖。無何。傳者誤以予爲不笑。又傳而誤之。則謂予噤于笑。而善哭也。部使者購予罪。乃緣哭而轉以爲酷。嗚呼。笑耶哭耶。孰若予以不肖而兩得之哉。

燕昭王築臺。置黃金於上。以延天下賢士。士多歸之。後世侈傳其事。名其處曰金臺。今易州地也。予嘗以詩弔之云。黃金誰築此高臺。臺上黃金漫作堆。盡道黃金招得士。不應士只爲金來。當時之士。苟有伊尹孔明之徒。未必不待三聘三顧之勤。可使至也。戰國之士于此可見。

元叔世張士誠。據有浙東千里富饒之區。務以豐禮厚祿招養遊士。而士不偶于時者。亦多歸焉。吳元年。國兵收姑蘇。士誠亡。王叔閔作詩哀之。有云。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今無豫讓聞。瞿元範詩云。虎鬬龍爭。旣不能。雞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多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蓋傷其所養之士。莫之足爲用者。嗚呼。士之負人所養。固如是哉。抑豈天啓聖明。而一時英雄豪傑。自識所向。其視士誠之養。蓋不屑已。若一楊廉夫。顧能致之。曾不旬日而去。誠之所養者。及其所以爲養之道。皆可知矣。故王元載嘗有吟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清談虛文。何足以濟事。無罪乎士誠之不能就也。

南甯伯毛公舜臣與予爲文字交。在南京留守時。嘗被命灑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時宮人題詠。年久剝落。不可盡識。其一署云。媚閣仙子書。末二句猶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字畫婉麗。辭意淒怨。雖不免襲取舊句。而風神月思。亦足想見。使其得花藥諸人相遇。未必不爲竝驕。

王荊公好矜持。與人頗不傾下。衛有舊交王介字平甫者。善譏謔。嘗因荊公屢召不起。照甯以翰林學士召之。乃赴。作詩諷之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公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實爲介而發也。未幾。介自省判出守湖州。公亦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轡。白蘋洲上起滄波。以介素有風性云耳。介遂屬和十首。盛氣而誦于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蛇。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還合作閻羅。公笑曰。閻羅見缺。速請赴任。大抵介之言。不爲無傷峭直。而公之笑。雖若愜然。窺其心不能無銜之矣。不然。後來秉鈞當國。一時門生故吏。引拔無遺。何介之不及升諸公歟。

王昭君人皆知惜之。世之文人才子。不偶於時者。類以寓言。予嘗因慶雲李東白持昭君圖三幅。竝囑題之。乃用昭君未盡意。各識一絕云。昭君寄謝漢官家。薄命紅顏祇自嗟。但使此身堪報國。不妨萬里嫁胡沙。昭君猶住漢宮時。獨抱閒愁主未知。不是畫工故成誤。後人何自惜蛾眉。淒淒哀怨寫琵琶。青冢寒煙草自花。翻愧椒房專寵幸。西風無樹起宮斜。使冢下有知。當亦躍然慶幸。非直區區自況而已。都元敬詩話。記嚴滄浪謂論詩如論禪。蓋必妙悟乃有得也。因載趙章泉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

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甯復死灰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爾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學詩渾似學參禪。束縛宵論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永傳傳。吳思道和之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冲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龔聖仁和云。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卽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絕處。初無言意與人傳。元敬亦自和云。學詩渾似學參禪。不悟真乘枉百年。切莫喉心并嘔肺。須知妙語出天然。學詩渾似學參禪。筆下隨人世豈傳。好句眼前吟不盡。癡人猶自管窺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語要驚人不在聯。但寫真情與實境。任他埋沒與流傳。趙吳龔皆宋人。元敬今之吳下人也。予因讀亦強和之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詩意如禪是悟年。盡把機鋒觀隱語。不聞正法亦徒然。學詩渾似學參禪。妙處難于口舌傳。消盡人間煙火氣。鳶魚潑潑眼中天。學詩渾似學參禪。流水行雲次第聯。象外精神言外意。曹溪諸派一燈傳。予於詩說亦固學焉。而未有得者。姑錄之。與天下言詩者論。

鄱水之望湖亭。石刻東坡一絕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前輩稱其寫出天地變化莫測之妙。然此亦坡老時自惠州召還。寓公道復明意思。正統間臨川吳

聘君與弼嘗過其所。或勸之留題。聘君曰。坡詩妙絕矣。何乃更取形穢之語。他若國初胡虛白嘗和之。云。鷗外江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坐起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句似健。而意終不渾成也。李白在元宗時。賀知章薦之。得與韓絃。閻伯輿。孟匡。陳兼。蔣琪共六人。備翰林供奉。然竟以內沮。不及授官而去。求幾。永王亂。白坐其黨。不有子儀之請。崔煥之庇。則於夜郎之流。猶有未可擬者。禍既免。行益放傲。不復棲廬山。去依李陽冰終焉。蒙譏履禍。視天下踴躍若無所容。其生之不偶也。方孝孺過其墓。作歌弔之。末云。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論男兒有筆如長杠。孝孺豈過爲激論乎哉。顧李白隴西一布衣耳。千百載下。人猶仰之。回憶開元天寶間。官高金多。可以震懾人者。曾不若飄風好鳥之過耳目矣。劉靜修曰。富貴貧賤。自百年視之。俱成一空。獨文章可以垂世。信然。

人於夢中。往往有所吟咏。覺且能憶之。又或於事物之來。多有奇驗。蓋精神所會。天籟自鳴。荀子所謂神明將告之者耳。正德己卯季春之望之夕。予客都下。夢登絕高處。有道士持墨刻半幅示予曰。牛斗之精。風雷之友。丁甲盤旋。蛇奔虎吼。山上兩口。山下三口。千載相逢。屬君健肘。既寤。誦之甚詳。日午適慶雲李東白招予。偕往城南萬福寺。候潞州王都閩君錫話閒。因道夢中之句。君錫愕然曰。有是哉。事之異也。予與東白竝起詰之。乃曰。是爲寶劍之祥也。某有一劍。密佩以出入。自大父得於陰山。傳留八十餘年。世無知者。今乃著夢于游君。殆有遇矣。取匣出視。晶耀恍惚。乘筆題誌歷歷。一面如所夢前四句。

一面題曰：唐貞觀關逢攝提歲，秋重陽日。一山五口，道人造座，客相顧駭異。君錫向子曰：先生其不凡乎？遂以授予。好事者聞相傳誦。至季夏望之夕，予復夢蒙有黑虎，不覺逸去。厥明，竟爲有力者，賺予劍而奪之。今不知其所矣。噫嘻！遇于豐城，失于延平，神物之在人事，固不可以久也。特其得之失之，予皆以一夢，其于蕉鹿之說何如哉？

王建作宮詞百餘首，其宗人宦者王守澄，以私憾欲舉劾之。建因遣之以詩云：不是當家須說與，九重爭遣外人知。守澄憚而寢焉。東坡以詠檜詩繫御史獄，鞠之者曰：天子飛龍在天，爾願謂之蟄龍，非譏訕而何？坡曰：王安石有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我之謂蟄，正此龍也。鞠者笑而語塞。蓋安石猶當國也，予因謂君子之所以不貴於言者，惡其誕且佞耳。若夫排難解紛，發揚理論，非言其何以哉？亦況小人構陷於我，當事變倉卒之際，苟無言以折之，則孰得奪其氣而沮其心耶？王蘇二公，可謂能扼小人之吭矣。

元余闕，字廷心，死安慶，與李馘死江州，同一慘烈。讀其史傳，百世猶耿耿也。廷心平時作七哀詩，末云：寄言東京友，勉樹千載名。一身不足惜，妻子非無情。又擬古末云：巖巖千丈松，孤生太山隈。摧殘若傾蓋，蒼翠終不移。草木有至性，明哲其鑑茲。孤忠大節，蓋其胸中素定，故於事變之臨，處之無難焉者。國初宋景濂先生別識云：予既作廷心傳矣，得其門人汪河爲道死難之日，廷心有妾名滿掌，生子甫晬，棄水濱。僞萬戶杜某者曰：此必余參政子也，是佳種也，因捨所鈔諸物，懷之而去。今已三歲，或戲之曰：爾

父何在。子以二指橫拂喉下曰。如此矣。嗚呼。足知廷心當日舉家仗節。猶幸有此遺孤也。獨惜夫景濂時去未遠。力復可爲。何乃不爲購之。使大忠之有祀乎。彭司徒韶題青陽文集後曰。忠宣公死後。君子悲之。予謂景濂于此有不滿也。

正德己卯正月下旬。南甯伯毛公招予爲詩。會錦衣千戶王君寔在座。爲予言先數日。鄰姓有請紫姑蟹者。將卜他事。及降。乃書云。天下蒼生未足愁。三邊虜騎亦何憂。獨憐一片西江土。不是當年傷日頭。君寔向予庾語。以爲甯王宸濂殆不免歟。未幾。濂果舉兵殺守臣。將犯京闕。其移檄省郡。皆去正德年號。只稱大明己卯。鬼神之事。雖不可曉。其云不是舊日頭之說。亦足徵矣。

西涯李開老。以詩文雄海內。具耳鼻眼孔者。皆知敬之。迨其晚年。氣萎節刈。與時浮沈。頗多馮道之擬。一日有書生投謁。置絨屨于案。不俟見而去。乃一絕云。蚤年名與斗山齊。仲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西涯啓讀悵然。尋上疏乞休。予謂公之去似矣。惜乎不早也。瑾賊之禍。不撲于將然。公奚其辭。

新喻符宜臣。子舉于鄉時。同年友也。力學苦吟。尤癖于結字。甯濂方蓄異志。動以禮幣。鉤致賢俊。欲爲之用。或以宜臣言者。屬所親作詩諷以意。宜臣用韻答之曰。蕤藜弗克虛。厚味乃耽毒。薦藜豈潤楊。芒刺生重褥。怡曠易處心。牢籠豈煩促。原獸走索羣。山禽鳴待旭。遐想塵慮消。長歌振林曲。卒能自保。以成其志。其視素擁虛譽。終不免于天下後世戮且笑者。可同日語哉。

姚平仲去於靖康。岳武穆死於紹興。宋之舊疆。遂莫復矣。然苟平仲之謀得行。渡可無南。狩可無北。而武穆後來百戰之勞。亦可無事。如之何其不可恨且痛哉。方平仲既遁。絕意世事。去隱青城山。得老子煉形術。朝廷屢詔求之。人竟莫有識者。陸放翁題其隱處有云。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將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虎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苟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歛然松杪飛。嗟乎。古今豪傑。欲有爲于天下而不偶者。豈獨一平仲而已耶。脫屣濁世。翀遊清都。平仲不易能矣。若武穆則死猶不死。殆鄧光薦稱文山爲刀兵解者之皆足爲不朽。惟豪傑在所遇如何。

南昌郡學之西隅。名洗馬池。相傳爲漢將灌嬰洗馬處。有池存焉。後世因作樓館。以爲官遊燕集之所。成化間有隱名氏者。大書一絕於壁云。孺子亭空春草長。忠臣祠倒燕翻梁。千門萬戶總沈醉。那得閒心話渺茫。蓋譏當時爲政者。不知急務大體。而徒寄情于無益之論。要非無識者能言。

方孝孺過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己。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水。直于子陵心上說出來。向使當時少爲富貴所餌。未必其能終也。特羊裘不免微有形迹。

天下有力者。不免相鬪。勢也。元兇大憝。天自假手以覆之。亦理耳。漢董卓謀亂。王允與呂布方密圖之。俄有人大誓呂字於布。荷而行于市。歌曰。布乎布乎。鬼神之際。天之不可昧者然也。東坡詠史有詩云。只

言天下無健者。雖識軍中有布乎。顧我朝正德間。錢甯以官官廝役起。而盜執天柄。江斌由邊鄙。繼材入。而誕視神器。此皆有力足以震搖天下。可謂健者矣。然于甯則斌以覆之。於斌則又有永以覆之。是何異於卓若布哉。予謂使此輩既健。而能處之以弱。則夫名之虎。殆黑文之白虎矣。適宜養之以昭太平之瑞。奚而縛亦奚云縛之不得不急也。

詩人題詠。多出一時之興遇。難謂盡有根據。如牛女七夕之說。轉相沿襲。遂以爲真矣。嘗論范蠡歸湖。以西施自隨事。傳籍無考。杜牧之秋娘詩云。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施下姑蘇。一舸隨鴟夷。東坡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云。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後楊鐵崖亦有云。越中美女嫁姑蘇。敵國既破。還陶朱。又有作者。故爲范蠡解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妨傾國更傾城。蘇之言本杜。不知杜之言復何所據。竊意鴟夷子。明哲有謀。必不以此尤物自惑。況既潔身以去。何暇更爲多慮。甘自污以取不睦之議哉。

杜牧之詠赤壁詩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蓋言孫氏于赤壁之戰。若非乘風力。縱火取捷。則國破家亡。將爲曹公奪二喬。而置之于銅雀臺矣。謂其君臣雖妻子不能保也。許彥周詩話。謂作詩者。於其社稷存亡。生靈塗炭。乃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以爲措大不知好惡者。非也。劉孟熙雪錄。又謂詩意。乃言瑜盡力一戰。止以得二喬爲功。而忘遠大之業者。亦非也。僻哉二公之言詩也。

宋詩不及于唐。固也。或者矮觀聲吠。併謂不及于元。是可笑歟。方正學論之。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備。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天歷諸公制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祖字上。便正學立論尺寸。若劉後村。顧謂宋詩豈惟無愧於唐。蓋過之。斯言不免固爲溢矣。近又見胡纘宗氏作重刻杜詩後序。乃直謂唐有詩。宋元無詩。無之一字。是何視蘇黃公之小也。知量者將謂之何。

古今詩人。寄吟於瘦馬者多矣。杜子美一章。意度尤爲宛盡。作者多不免落其窠臼。獨國初張光弼一絕云。少盡其力老棄之。此豈有意埋弊帷。不如汗血陣前死。以革就裏將軍屍。憤惋激烈。死竭所事而不悔。真志士語也。惜於徵見之時。年已衰老。太祖憂憫之曰。可閒矣。因自號可閒翁。是豈徒負千金之骨。而終不獲振汛一騁者歟。

孟郊賈島。皆窮困至死。或謂詩能窮人。未信也。殆詩必窮者而後工耳。昔有作詩卻相者云。貌拙慙君子。細看鏡中我自覺神寒。試從李杜編排起。幾個吟人作大官。大抵年鍛月鍊。冥搜苦思。要非富貴中快意者所多。

方正學過買臣去妻之墓。詩云。青草池邊土一邱。千年埋骨不埋羞。丁甯囑付人閒婦。自古糟糠合到頭。夫者婦之所天。死且不可移。而況貧賤去之乎。是不可以爲人矣。顧惟朝市變遷。而長陵之土。猶或不免于盜名義。苟非所重。誰其傳之。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而此婦之家。乃猶可識焉。豈其作戒後人造物。

固有深意是用存之以爲萬世不義告哉。

曾見方士所述體道通鑑載云宋張虛靖林靈素二道士同徽宗夜靜禮斗至一闌下見有碑題曰元祐黨籍之碑林因作詩以獻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論定不知奸黨是何人帝明日以示蔡京京惶恐乞去仍免留之嗚呼元祐之碑可痛也雖石工安民與二道士皆知惡之天理人心凜不可昧何徽宗竟不能使之遂去甘禍以自殆也愚哉

張翠屏題淵明歸隱圖云世無劉豫州隆中老諸葛所以陶彭澤歸興不可遏凌歊燕功臣旌旗蔽輶轡一壺從杖藜獨視天壤闊風吹黃金花南山在我闔蕭條蓬門秋稚子候明發豈知英雄人有志不得豁高咏荊軻篇颯然動毛髮大抵君子讀書以學聖人之道初豈絕無用世之心哉然惟枉道辱己卑卑求合則弗屑焉是故淵明之決去也苟遇知己雖死可以許之況于食其祿乎翠屏末句引荊軻言之重有所慨也

神仙傳載郭四朝遊大陂扣舷歌曰遊空落飛颿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鳴朝陽揮翮扇天津掩蕩影雲翔獨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元境表不存亦不亡語意深古有遺世獨立之意蓋魏晉時物外人語也然須神融意會乃得其趣而此心與造物同遊之妙亦自覺之不可與碌碌塵俗者言也餘三篇不及盡錄臨川之檳林有宿儒會默氏者嘗學于吳聘君之門積歲爲里閭教讀他日有富姓某者預書幣招之因意其子弟供億將無十倍於丕者矣枵然自得爲之吟云明日釣鰲向東海片帆

飛過洞庭湖，觀其首意，直如寸魚泛濫歸澤，而乍識四海之廣，芒蜩宛轉果核，而幸見負涵之人，其心目豁如也。何其快哉！殊不思其所以爲教，不過訓詁章句之末，而其所教之地與人，又不過粗有貧富之異已耳。陋哉蛙之燦燦也。

嶺南陳徵士獻章，號白沙，作詩脫落凡近，其書法亦直於心得妙處，隨筆點畫，皆自成一家。宏治間，被召不就。時予鄉李若虛，任廣之憲使，有以舊交謁者。若虛轉致以見，併求言贈之。白沙少學于臨川吳聘君之門，詢知其所居，與舊同學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全者爲里閭，乃以幅紙寫一絕云：居鄰厚郭一雞飛，桂樹于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雲微。蓋以憲使代請，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輕言。白沙可謂不失人，亦不失言。此誠可法。桂樹乃昔遊豐城時，見胡庭之所植也。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一曰：天語丁南出紫微，特將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蓋濂行聖祖諭曰：卿事朕十九年，忠誠可寶，金石故有是賜。卿今六十有八，可待三十二年後，以作百歲衣也。其二曰：栳鑲親頒當酒錢，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市上眠。既受文綺之賜，復出寶鈔數十錠，與之曰：卿東歸當酒錢也。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雁，一度秋來一度歸。聖祖一日攜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來也。四明史靖可復補作二首曰：君王親爲計歸程，幾日攜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曉辭龍袞出金門，拜跪相